

沙窝窝里辟绿洲

——武威市凉州区长城镇红水村村民王银吉的治沙之路



王银吉(中)四代人在治沙点。 王银吉供图

感动甘肃·陇人骄子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周丹波

“看,这花棒出叶了!”初夏时节,在武威市凉州区长城镇红水村旁的腾格里沙漠大尖子,红水村村民王银吉察看今年春上栽种的花棒苗,欣喜地说。

在他身旁,一株株一簇簇榆树、沙枣树、梭梭、柠条、沙蒿、刺蓬在沙中挺立竞秀。远远望去,连片的草木将高低起伏的沙漠染成绿色,在茫茫沙海中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。

这里,凝结着王银吉全家二十七载的治沙历程。

“拼死也得跟沙子斗一斗,一步都不能让”

1999年初春,刚过罢年的人们还沉浸在欢喜、松弛的氛围中。在红水村旁连绵的沙丘里,两个男子顶着春寒,一步紧一步在沙间艰难挪动着,种下一株株梭梭、花棒苗。

他们便是红水村村民王银吉和父亲王天昌。红水村地处腾格里沙漠西南缘。曾经,这里风沙肆虐,地里的庄稼年年不是被黄沙覆盖,就是被风沙打得七零八落,沙丘不断前移,“沙子”走路”着,走得很快。”村民形象地说。

红水村土地逐年沙化,风沙成了当时村民心头的一大害。“大风一起不见天,沙骑墙头驴上房;一茬庄稼种三遍,大风绝收小风歇。”这句顺口溜,道出了村庄面临的被风沙侵占、沙进人退的困境。

“只有把沙治住,我们和子孙后代才有饭吃。”“拼死也得跟沙子斗一斗,一步都不能让,不能让沙子欺负死。”1999年春节刚过,王银吉和父亲王天昌一头扎进村庄北面的沙漠腹地庙儿墩,与风沙展开“赤膊战”。

“沙漠是个无底洞,能压住吗?那是白出钱、白出力气!”有村民这样劝道。“那是要霸沙坡、霸地方呢!”也有村民不理解,说王银吉是要为自家占地。

为了治沙,王银吉和父亲变卖了家里的5峰骆驼、3头奶牛和60多只羊,全部投入治沙种树。每天天不亮,一家人就起身去沙漠里忙活。他们用骆驼和毛驴车拉着苗木、铁锹,叫上亲戚、邻舍来帮忙,锹挖手刨,栽种下一株株苗木,小心翼翼地用塑料勺一勺一勺浇上水。风起时,卷起的沙粒打得脸生疼,他们就把衬衣脱下来,扎在头上挡风沙。饿了啃干馍,渴了喝凉水。一天下来,嘴巴、鼻子、耳朵里全是沙。

水是“命根子”。王银吉的母亲李兰英牵着骆驼驮着塑料桶运水,从村子到治沙点3公里多的路上往返,经常一天来回几趟就是七八个小时。

为方便治沙植树,王银吉一家在沙海里搭起了帐篷,作为栖身之处,拉来面、洋芋和酸菜,凑合着过日子。挖出一个两米宽、两米深的沙坑,铺上塑料棚膜,做成简易水窖,存储拉来的水和接的雨水。谁知,帐篷很快就被几场风沙打得支离破碎。

没了“帐篷家”,他们索性就在庙儿墩沙窝里挖了3间两米多深的地窝子,垒起土灶台、土炕,把家安在了沙窝里。有一天中午,简陋的窝棚突然坍塌,将一锅刚做好的面片和王银吉的儿子掩埋,王天昌从废墟中爬出,又徒手救出孙子。

王天昌和妻子李兰英常年住在地窝棚里。他们睡的是铺着干草的土炕,点的是油灯。饭里经常没有菜叶子,洋芋是主菜,李兰英说:“咸了咸吃,淡了淡吃吧。”吃完饭,碗底一层细沙。为了省水,洗过菜的水洗手,洗过手的水再洗碗,甚至经常用沙子来洗碗。李兰英舍不得用水洗脸,经常一个星期回村里的家时才洗一次脸,或是把水含在嘴里,小心翼翼地吐在手中,再“洗脸”。

王天昌、李兰英清晨6点就起来去栽树,全家人劳作到晚上7点多才收工,经常一整天能栽种1000多棵树。一天下来,李兰英有时累得连土炕都上不去。

这地窝棚一住就是8年,王天昌因常年受油灯烟熏和风沙影响患上了青光眼,加之阴暗逼仄的窝棚里湿气重,得了严重的风湿病。

但全家倔强地把绿意一天天、一点点向沙漠里推进……



绿染沙海。 新甘肃·甘肃日报通讯员 刘怀裕

“沙坡披绿衣,树木成了林;粮草双丰收,生态又牢固”

在沙漠里种活一棵树,殊非易事!有时候,头一天挖好的树坑,一夜间就被风沙填平,刚栽好的苗木,一场大风就给连根拔起。头一年种下的2000多棵树苗,仅有100多棵存活,成活率不到10%。

王银吉和父亲仔细察看风势和流沙走向,寻找适合植树的坡面。摸索着在沙丘间的沙地多种毛条、柠条,沙丘顶多种梭梭、花棒。2003年,开始种植树形较大的沙枣树、榆树;“乔木种在外围,树冠大,能降风速。”王银吉说。他们又尝试用枯死的沙米草、黄毛柴在新植的树苗四周围上,“就像母亲抱娃娃”,呵护着新苗。就这样,苗木成活率逐渐达到85%以上。

常年和沙漠“较劲”,人晒得黧黑,手心磨得满是血泡、老茧。一天,李兰英琢磨试着做一个脚可踩踏的挖沙种树工具“木橛子”,手巧的王天昌很快就做了出来。他们把自制的这独特治沙种树工具叫“沙木枪”——一头是铁头,刨沙挖坑,另一头是带尖的尖头,用脚踩踏插入沙中,拔出时,在圆孔内植入树苗。“沙木枪”从木制、铁制再到钢制,打穴深,种树速度快,不用挖翻开干沙下面的湿沙,省水省工,大大提高了植树治沙效率。“挖得深,捣得硬;它不活,我不行。”这既是王天昌的种树口诀,也是全家治沙的决心。

王银吉和妻子金玉秀不间断地在自家的承包地育苗,一部分在治沙点栽植,一部分出售,以补充治沙费用。为节省购买苗木的费用,他俩骑着摩托车,前往古浪县黄花滩等地采集花棒种子,一路往返数小时。

为加快治沙造林步伐,逐渐地,王银吉家添置了四轮拖拉机、吉普车等,给沙漠里开出了路,王银吉一家组织带领更多村民治沙植树。

2006年,王银吉在民勤县了解防治沙情况时,看到当地用麦草方格压沙,他迅即将这种实用、高效的压沙方法引进到庙

儿墩的治沙育林中。当年秋季和初冬,就带领村民用麦草、玉米秸秆压沙,来年春季继续压沙,接着种树。如此草方格压沙和种树相结合,步步为营,到2009年,他们已治沙种树4866亩。

为了扩大治沙规模,同时加强对林地的管护,2010年,王银吉承包1万亩沙漠,办理林权证,并得到当地政府公益林项目的支持,带领村民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压沙植树。

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。二十七载,王银吉一家和村民累计压沙治沙1.2万多亩,种植各类树木700多万株,在风沙口营造了一道南北长2.7公里、东西宽2.7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,倔强地守住了濒临被风沙掩埋的家园。

站在治沙点高高的瞭望台上眺望,目光所及的沙漠皆被草木所覆盖,绿润沙海,织成屏障,与穿行其间的陇电入浙电塔和银线交相辉映。“我们的农田保住了,庄子

保住了!”村民说:树木起来了,风沙挡住了,沙丘不移动了,种下的庄稼产量上升了,再也不受风沙欺负了。麻雀、喜鹊、野鸡来了;黄羊、狐狸、野兔来了……

这片治沙区域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“王家沙窝”。“他们做事底面一致,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。”红水村村民们由衷地称赞王银吉一家。

村民编写了《治沙歌》《治沙历经曲》,深情讲述王银吉全家人和村民们治沙种树的历程。其中写道:“沙坡披绿衣,树木成了林;粮草双丰收,生态又牢固。黄沙魔鬼断了踪,人人都安心。”

“全国劳动模范”“全国绿化奖章”“全国五好家庭”“全省优秀共产党员”“甘肃省防沙治沙标兵”“甘肃省绿化先进个人”“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”、2025年度“感动甘肃·陇人骄子”……一个个的荣誉和褒奖,辉映着王银吉一家人的治沙路。



王银吉(前)背着稻草去压沙。 凉州区融媒体中心供图

“治沙是个持久战,要继续做下去”

累计治理面积达196万亩,占沙漠总面积的72%,土地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,风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,区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。

李兰英老人已经过世。生前有一次,在治沙点种树时,她突发心肌梗塞,紧急送往凉州区的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。在病榻上,她对王银吉说:“娃娃,只要还有一口气,就要在沙漠里种活一棵树!”出院后,她不顾劝阻,常背着家人偷偷去种树。

王天昌老人数年前做了全胃切除手术,皓首霜髯的他清瘦但身板挺拔、精神矍铄,82岁高龄依然住在沙窝里的新家,压沙植树、管护林木,守护着这片绿色。他说:“自己的精神自己攒!”“这里是我的‘根据地’,我要在这里守着,让后代知道治沙的重要性。”

乐观的王天昌素爱三弦弹唱。一段视频中,在绿树环绕的沙地里,他坐在条凳上,面向蓝天,抱着心爱的三弦,转轴拨弦,用凉州贤孝唱起村民编写的《治沙歌》《治沙历经曲》。

他唱:“家住长城镇,紧靠黄沙边;风

吹黄沙过河岸,人人都看见。要想治黄沙,沙漠里安了家……挖的是地窝铺,地窝里黑洞洞。点的是煤油灯,鼻孔熏成两个黑窟窿,人说起不卫生。”

他唱:“春夏又秋冬,年年如一日;可恶黄沙治不住?我就不信你。治住了沙坡头,不让黄沙走。绝不让黄沙上墙头,后代们有盼头。”志气高迈,目光深邃,腔调深沉。

周匝寂静。此刻,所有的沙粒、草木都是他的听众。

长城镇因有明长城遗址而得名。如今,这里的人和草木筑起新的绿色长城、生态屏障,守护着挚爱的家园。

“治沙是个长期工程,是个持久战,一代接着一代人干的事情。三心二意,这沙漠是治不住的。”王银吉说。今年春天,他早早便带着村民在大尖子压沙100多亩,栽种下一株株花棒苗。转入夏时,王银吉又马不停蹄带领村民补种花棒苗。

“坚持治沙,要继续做下去!”王银吉这样说。他已将目标锁定大尖子更远的沙漠深处。